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黑 美

徐應昶重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黑

徐應昶重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

王雲五應主編
小學文庫第一集
(一一三八九)

黑 美

Black Beauty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一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nna Sewell

重述者

徐應昶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五五三三上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寰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庠
趙景源
殷佩斯

原著者小傳

安尼·秀韋爾(Anna Sewell)女士是英國人，公元一八二〇年，三月三十日，生於格蘭(England)的雅茂斯(Yarmouth)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死於挪利支城附近的老卡唐(Old Catton)地方。她生在很窮苦的家庭裏，少時放學回家，因路遇大雨，沒有雨傘，便沿路奔跑，腳底下一滑，跌了一跤，因此跌跛了一隻腳，從此以後，他不能和平常的女郎一般直立行動了。

他的父親在布來屯(Brighton)地方一間銀行任事，而他們住的地方是在蘭聖(Lancing)，兩地相距十英哩左右。可是，他父親因為每日要到布來屯辦公，所以備了一部小馬車來代步，由此安尼習知馬的性情和用馬的方法。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六日，她在日記簿中記道：『我在寫一匹馬的生活……』這便是黑美的開始了。直到一八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她又在日記中寫道：『黑美的的初樣，已經送來

——排式很好。』她又曾經在日記中記道：『我幽居屋中，纏綿「沙發」上，已經六年了，不時的想寫一本小書，牠的目的，是勸人以仁愛的、同情的心去待那些馬……』由此，可知他宅心仁善的一斑了。

那本書，在一八七七年將年底方纔出版，而安尼也恰恰能夠見她的作品成功，得着許多人的讚美，說這本書簡直是贈給全世界的禮物。

第二年——一八七八——安尼死了，當棺車來到門口的時候，她的母親——秀韋爾夫人——在客室從窗口望見挽棺車的馬佩着「正頭韁」，她悲哀地說：『啊，這是萬萬萬可以的。』於是她立刻吩咐把那些馬的「正頭韁」解除了。這是慈母體貼愛女的心！我希望看本書的小朋友，都能夠本着安尼愛馬的心，去愛別的生物，做一個仁慈的好孩子！

黑 美

目 次

第一章	我的老家	一
第二章	打獵	六
第三章	我的訓練	一三
第四章	貝維園	二一
第五章	我的名字	二八
第六章	自由	三六
第七章	我的同伴	四〇
第八章	木橋	五二

第九章	火警	五八
第十章	請醫生	六七
第十一章	別離	七六
第十二章	伊爾修廬	八一
第十三章	爲自由而奮鬥	八七
第十四章	一匹逃走的馬	九二
第十五章	魯賓·士密斯	一〇一
第十六章	墮落	一〇九
第十七章	馬市	一一五
第十八章	辛苦的時期	一二五
第十九章	最後的家	一三二

黑 美

第一章 我的老家

我最初住的地方，記得是一個廣大的、可愛的草場，場中有一池清水。有些樹遮着池子；蘆葦和荷花生在池子最深的一頭。我們可從這一邊的竹籬笆望到已經犁好的田裏；更可從竹籬的那一邊，看見路旁我們主人的屋門口。草場的最高處，是一個松林；低處有一條小溪，在深峭的兩岸間流着。

我年小的時候，是靠着母親的奶來生活的，因為那時我還不會吃草。日間，我挨着她身邊走；晚上伏下來，貼在她身邊。天氣熱的時候，我們常站在池邊的樹陰下面；冷的時候，我們有一間溫暖的小屋，這屋靠近了松林。

我長大到能夠吃草之後，我的母親在日間常出外做工，黃昏時分，方纔回來。

草場中除了我之外，還有六匹小馬。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有幾匹差不多和長成的馬一般大了。我常和他們賽跑，很是有趣。我們常繞着草場一同快跑，有那麼快跑得那麼快。有時我們的遊戲，頗是粗魯，因為他們除了快跑之外，還要互相咬和踢哩。

一天，我們正踢得起勁，我的



走邊身她着挨我

母親把我叫到她身邊，對我說：『我希望你肯聽我的話。那些小馬都是很好的，但他們都是挽車馬的小馬，當然都不曾學過好禮儀的。』

『你的種極好，並且系出名門，你的父親在這幾省裏，極有名譽；你的祖父在新市賽馬中曾兩次得着獎杯；你的祖母，性情極幽淑，至於我，你也不會見過我踢過一腳或是咬過一口哩。』

『我希望你能夠長得溫柔良善，不要學那些不好的行為。你在做事的時候，應該好好的做；在跑的當兒，腳步應該舉得好，就是在遊戲的時候，也不要咬和踢。』

從此以後，我永遠不忘記我母親的教訓；我知道她是一匹聰明的老馬，我們的主人，很看重她的。她的名字叫做度察斯，主人卻常叫她做伯特。

我們的主人，是一個好人。他把好的食物給我們吃，把好的地方給我們住，對我們說好話；他對我們說話的時候，很是溫柔，和對他的小孩子說話一

般。我們都很喜歡他，我的母親更是愛他。當她看見他站在門口的時候，她就要快樂地嘶叫着，跑到他身邊。他拍着她說道：『喂，老伯特！你的小黑兒好嗎？』因為我渾身都是黑的，所以他叫我做黑兒。

他會給我一塊麵包，這是好很的；有時他會拿一條蘿蔔來給我的母親吃。所有的馬，都要到他那裏去，但是我想我們倆是他最喜歡的了。我的母親常在趕集的日子，挽着一輛輕便馬車，把他載到鎮裏去。

有一個牧童，名叫笛克，他有時到我們的田裏來，採吃籬邊的黑楊梅。他吃飽楊梅之後，常把樹枝、石子飛擲小馬，使他們奔跑，以為笑樂。我們都不怕他，因為我們會跑開去，但有時石子會打中我們，將我們打傷。

一天，他又做這個把戲，不知我們的主人就在隔離的田裏，看見他把石子飛擲我們。他立刻跳過籬去，一手抓住笛克，把他的耳朵打了一巴掌，把他打得大叫起來。我們看見主人，便走上去看是怎樣。

他說：『壞透的孩子啊！嚇小馬，真是壞透的小孩子！這不是初次也不是第二次，但可說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喏，拿這工錢回家去吧；我不要你在我的農場裏面了。』從此以後，我們不再看見笛克了。

老但尼爾是管馬的，他和我們的主人一般慈善，所以我們的環境，頗是安適。

第二章 打獵

在我還未到兩歲大以前，發生一件事，使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那是初春的時候；晚上有一點兒的霜，田裏和草場上仍罩着一層薄霧。其餘的小馬和我，都在草場的下方吃草，忽然聽見遠處好像有狗吠的聲音。

一匹年紀最大的小馬抬起他的頭，豎起他的耳朵說道：『是獵狗哪！』他說完了就跑，我們也跟着他走到草場的上方。那裏，我們從籬邊望出去，可看見前面的幾個草場。我的母親和我主人騎的一匹老馬，也站在左近，似乎都知道這一回事了。

我的母親說：『他們在追一隻野兔哩；如果他們到這邊來，我們就可以

看見這一場的打獵了。』

一會兒，獵狗們踏着我們隔鄰田裏的嫩麥，飛奔而來。他們所發的聲音，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他們不是吠，不是咆哮，不是啼哭，只是盡力的『一么！一么！又！又！』的大叫。他們的後面，跟着一羣騎馬的人，有些穿了綠色的外衣，各策馬飛奔而來。

那匹老馬嘶着，似乎很着急的要跟他們走；我們這一班小馬，也想和他們一同跑；但他們轉眼已跑到田的下方去了。他們到了那裏，似乎就停下來；狗也不叫了，卻到處散開，把他們的鼻子在地上亂嗅。

老馬說：『他們迷失那個氣味了；大約那隻野兔已經跑掉啦。』

我說：『甚麼是野兔？』

『啊！我也不知是那一隻野兔；大約是我們田裏的一隻兔走到外面去了。無論那一隻兔都能引起那些狗和打獵人追逐的。』

不久，那些狗又『一么！一么，又，又！』的叫起來，一齊轉身疾走，直向我們草場後面那一道高堤走去。

我的母親說：『現在，我們可以看見那隻兔子了。』正在這個時候，一隻兔子，嚇得發狂，在旁邊竄過，走到樹林裏，後面跟着獵狗和打獵的人。獵狗衝到溪邊，跳過小溪，向田裏跑來。六七個人，勒馬跳過籬笆和小溪，緊緊的跟着獵狗。兔子想鑽過籬笆；但是籬笆太密，一時鑽不過去，於是他又趕快轉身，另尋生路。

呀！太遲了；獵狗已狂嚷着撲到他身上了。我們只聽見她狂叫一聲，便沒有命啦。一個打獵的人，策馬跑來，將獵狗趕散，否則他一定要被他們分裂成碎片的。他抓住兔子的腳倒提起來，只見他的腳，已經被獵狗咬破，淌着鮮血；那些先生們，卻似乎很高興的。

至於我，很奇怪當時沒有看見在溪旁所發生的事情；等到我向那邊看

的時候，卻看見一樁悲慘的事。只見有兩匹很好的馬跌倒了；一匹在溪水內掙扎，另一匹在草地上呻吟着。一個獵者拖泥帶水的，從溪裏爬出來；另一個卻躺着不動。

我的母親說：「
他的頸折了。」

一匹小馬說：「



那匹黑馬寂然不動了